

林译经典

来自明天的情人

(日) 井上靖 著 林少华 译

克平也好，曾根也好，八千代也好，尽管各有缺点，但又都具有某种自己这代人年轻时所没有的纯粹的东西。为了那纯粹的东西，他们或者受到创伤，或者行走弯路，而这未必不是好事。但时过不久，想必他们就会作为一个完全的人而迎接明天的到来。杏子也一定如此……

白明天的情人

『日』井上靖 著
林少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来自明天的情人/(日)井上靖著;林少华译. —青岛:青岛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552-1308-6

I. ①来… II. ①井…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1793号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5—2013—287号

ASHITA KURU HITO

by INOUE Yasushi

Copyright © 1954 by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书 名 来自明天的情人(林译经典)

著 者 (日)井上靖

译 者 林少华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兼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杨成舜 霍芳芳

封面设计 毛 增

照 排 青岛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大32开(890mm×1240mm)

印 张 11.5

字 数 2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1308-6

定 价 39.0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0532-68068638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日本文学·经典

优雅的“第三者”

（译序）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日本文坛一度盛行报纸连载小说。一批主要从事这类小说创作的作家应运而生。诸如石坂洋次郎、石川达三、狮子文六、舟桥圣一、火野苇平、丹羽文雄等人。他们分别以触及社会风俗、发掘社会道德的长篇力作将报纸连载小说的创作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井上靖便是在这一时期跻身这一创作行列的后起之秀。一九五四年，他以《来自明天的情人》（あした来る人）这部在《朝日新闻》上连载的问鼎之作，奠定了他作为连载小说作家不可动摇的地位，为其后来异彩纷呈、长驱直进的创作生涯铺平了道路。可以说，《来自明天的情人》和两年后问世的《冰壁》是其众多连载小说中的代表作，发表后不久便受到了广泛热烈的欢迎，赢得了众多读者，不少人专门为读这部连载小说而迫不及待地盼望当日报纸的到来。

毫无疑问，虽然同是小说，但报纸连载小说在某些方面有其更为严格的要求。大体说来，在内容上要为人人喜闻乐见，能够唤起多数

读者心理或感情上的共鸣，而不囿于个人的狭小天地孤芳自赏；在情节上要格外紧凑，要写得妙笔生花，丝丝入扣，避免任何拖沓的铺垫和冗长的议论。这也是大多数连载小说成功的原因所在。《来自明天的情人》当然不例外。

表面看来，这部小说没有气势不凡、动人心魄的情节，不过是两对男女在几乎不为任何人知晓的情况下发生的爱情故事。而实际上却触及了人们感情生活以至社会道德一条敏感的神经。因为，这里描述的并非少男少女浪漫的一见钟情，而是一对朝夕相伴多年的夫妻各自有了外遇或者倾心之人后发展起来的微妙而细腻缠绵的爱情纠葛。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三者”现象。而这一问题在任何民族、任何社会恐怕都是一根相当敏锐的感情纤维，是人们的道德观和人性的集中折光，使得读者不能不带有某种程度的参与感而紧追不舍地读下去。再加上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娓娓道来的细节描写、栩栩如生的对话场面、环环相因的情节编排、一气呵成的整体结构，因而愈发引人入胜，不忍释卷。

此外，这部小说的魅力还在于书中充溢的清新浪漫、超凡脱俗的气息。描写这类“婚外恋”题材的作品，古今中外可谓俯拾皆是。其中或争风吃醋，勾心斗角；或伤风败俗，不堪入目；甚至大打出手，以刀相见……种种丑态，不一而足。而这部小说却写得独具一格，不落窠臼。八千代所以提出同丈夫克平分道扬镳，并不仅仅因为对方有外遇，而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的性情相左。两人即使最后分手时也没有相互冷言挖苦，恶语中伤。杏子和克平虽然客观上有两个晚间可能发生肉体关系，但两次都由于事态的急转直下而得以保持纯洁。而八千代所暗自钟情的曾根，在得知八千代和克平的夫妇关系破裂后，深

感痛心疾首，千方百计促使两人言归于好。书中男女尽管都在追求理想的爱情，但又都不为爱情所淹没。克平迷恋于登山，曾根忘情于科研，八千代追求心灵的契合，杏子不忘良心的平衡。他们都在为更好的明天而生活，即使是“第三者”，也是优雅的“第三者”。从中，不难看出作者所崇尚和理想化了的日本人的道德观、精神风貌以及人际关系。

至于梶大助更是理想的化身。这位制药公司的总经理居然为杏子这个原本素不相识的酒吧女郎慷慨解囊，帮她办起服装店，并再三要出资送其出国进修，而自己则毫无个人目的。无疑，这在金钱至上的社会近乎神话一般令人难以置信。因此，与其说这部小说是现实主义的，毋宁说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之作，是高度理想化了的人性美与道德美的颂歌。

然而，这部作品获得成功的最大原因也正在这里，在于它这种不可信性以及由于产生的清新浪漫、超尘脱俗的温馨氛围。

日本战后初期，原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趋于土崩瓦解，而新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尚未确立起来。文学作品也大多结合战时的痛苦经历反复发掘人性的丑恶和虚伪。整个社会在精神上陷入虚脱、迷惘、苦闷甚至绝望的状态。而井上靖这部作品像一股清新的晨风吹入文坛，吹入人们的心田，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毕竟渴望美好事物的心理，唤起人们对人性和道德的信任感。加上经济开始复苏，人们逐渐摆脱生活的重负，增强了对精神生活的关注，因而这部作品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成为轰动一时的热门话题。即使今天读起来，它那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也使人大有不忍卒读之感。

作者井上靖是日本当代文坛一位素负盛名的老作家，原日本笔会

会长。一九〇七年生于北海道旭川市一个医生家庭。一九三六年毕业于京都大学哲学系，在大阪《每日新闻》报社历任记者、编辑、书籍部副部长等职。一九五一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曾获日本国内各主要文学奖，一九六四年被推为日本艺术院会员，一九七六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一九九一年因急性肺炎去世。井上靖是我国人民的老朋友，一九五七年以来曾多次访问我国，生前长期担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

井上靖博学多识，文思敏捷。创作态度严肃，主题健康深刻，而又巧于构思，注重情节。主要作品有《斗牛》、《猎枪》、《冰壁》、《暗潮》、《夜声》、《方舟》，以及《天平之薨》、《楼兰》、《敦煌》、《苍狼》等。有不少作品已被译成多种外文。可以预想，井上作品今后将有更多的中文译本出现在我国读者面前。

最后说一下这本书的翻译。作为单行本，《来自明天的情人》是继《青楼哀女》（原名《五番街夕雾楼》，水上勉著）、《意中人的胸饰》（舟桥圣一著）、《自由与爱情》（原名《自由学校》，狮子文六著）之后我的第四本长篇译作。由北岳文艺出版社于一九八八年出版，后来由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录入“日汉对译语料库”。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至少在翻译方面得到了日语同行和学术界的认可。

不过，承蒙青岛出版社再度付梓之际，我还是趁机大体校阅了一遍。校阅当中，老实说，居然感觉没有多少校正的余地。当然，技术性失误是有的，但就整个行文的节奏感和韵味而言，较之现在的我，我情愿佩服那时我的才气。借用莫言的话调侃一句：“那时的我真的

不简单，比现在的我优秀许多倍。”那么这意味什么呢？意味二三十年前我的翻译水准全然没有提高，还是意味二三十年前我的翻译水准就已达到今天也未必达到的刻度呢？我不知道。不知道是应该为此气急败坏还是欢欣鼓舞，或是应该灰心丧气还是踌躇满志。但有一点大致可以断定：较之技术，文学翻译乃是一种艺术活动，而艺术活动在很多时候是很难重复的，哪怕重复自己。因此，我归终放弃了全面校阅的打算。何况，就年龄来说，当时三十多岁的我更和书中杜父鱼专家曾根和登山爱好者克平两个男主人公相近，因而更容易体味和再现男女之间涉及“第三者”的微妙情态和心境涟漪。

记忆中，我是一九八六年暑期我从广州回东北探亲时在乡下动笔翻译的。三面环山仅有五户人家的小山村，紧挨西山坡青翠松林的老屋，老屋窗后熟透的黄杏不时落地那寂寞而惬意的响动，院子里老母鸡生完蛋急切切的嘎嘎声，篱笆上错落有致的紫色眉豆花，篱笆外歪脖子柳树下小孩儿和那条名叫“阿铁”的老黄狗追逐嬉闹的身影，尤其母亲在堂屋磕开鸡蛋炒韭菜那锅铲声和阵阵诱人的香味……我就在那样的环境中趴在窗前炕桌上翻译这本书。书中的温馨和环境的温馨，让我充满了温馨的情思。如今，环境的温馨早已消失，惟独这本书剩了下来，惟独当时写下的一行行字带着它特有的温馨再次活跃在我的眼前。抚今追昔，一时不能自己。人生如梦，往事如烟，烟梦之中，可能惟文字永恒。

林少华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绿肥红瘦云淡风轻

目 录

优雅的“第三者”（译序） / 1

一 旅行背囊 / 001

二 樱花 / 017

三 耳环 / 034

四 小狗 / 052

五 黑石 / 069

六 风 / 085

七 红色夜空 / 101

八 初夏 / 120

九 雾 / 135

十 落叶松 / 148

十一 樱桃 / 168

十二 梅雨 / 189

十三 烟花 / 200

- 十四 条件 / 218
- 十五 火锅 / 230
- 十六 海潮 / 248
- 十七 汗水 / 263
- 十八 红柳 / 276
- 十九 晚夏 / 290
- 二十 来访者 / 303
- 二十一 灯海 / 317
- 二十二 喜马拉雅鱼 / 331
- 二十三 红色领带 / 345

一 旅行背囊

列车驶抵滨名湖铁桥的时候，曾根二郎从靠近车尾的三等车一个角落里站起身来，准备到餐车去。他站在通道上，解开大衣纽扣，一手提起裤子，另一只手把露出的衬衣底襟掖进裤内。而后伸了个长长的懒腰。

曾根二郎是昨天一早从长崎县大村湾一座小渔村动身的。已经在火车上枯坐了将近三十个小时，难怪觉得上半身硬得像块木板似的。

滨名湖上，尽管春日阳光晃晃闪烁，但无论湖面的色调还是水的流姿，都显得冷气森森，给人以寒冬未尽之感。湖水入海口处，雪浪叠起，也是冷清清地栽下海去。曾根二郎沉吟片刻，把手伸向行李架，取下似乎重重的旅行背囊，挎在肩上。刚要迈步，忽听得有人叫他：

“您下车么？”

搭话的是通道上一个没有座位的身穿西服的中年男子。他大概以为曾根二郎在下一站——滨松站下车。这也不无道理：曾根身后连一件物品也没留下。大衣穿在身上，背囊挎在肩头。

“不，去餐车。”说罢，似乎有所觉察，“请坐下好了，没关系。我不在的时候，您尽管坐。不容易啊，出门……”

曾根二郎露出笑容。那笑容十分讨人喜欢。虽然他才三十八虚岁，但若不笑或不开口，便显不出实际年龄。沉默的时候，那张给人以古板而朴实之感的脸看上去甚是苍老，说四十二三岁也会有人相信。曾根刚一移步，周围四五个乘客的视线便一齐朝他背后扫来。无论怎样惹人注目，他也毫不在乎——他身上多少有这么一股傻乎乎的劲头。

曾根把鼓胀胀、沉甸甸的背囊用右肩稍微一掂，甩到背上。身体合着列车的节奏左右摇晃着走过几节车厢。

餐车里差不多已经满座。曾根在车门口缓缓往里环视，从三个空席当中，选中一位年轻女乘客对面的位置。那是靠窗口的对坐席位。他很满意：可以免费欣赏美人的娇容。

他趋步上前，把背囊往椅旁一放，抄过菜谱：

“酒，两瓶！”

曾根了解自己，一瓶是解不了酒瘾的。酒拿来后，便吩咐上炸猪排。他喜欢油腻食物。曾根打算一边喝酒，一边观赏窗外久违的东海道景致和眼前端坐的佳丽。

曾根把瓶里的酒倒进送来的小玻璃杯内。“咕嘟”一声，活像要把整个酒杯吞到嘴里似的大喝起来，这是他别有风格的饮酒方式。不过，尽管一下子灌进嘴里不少，但举杯的次数却不频繁。而且每喝一口，下唇便舔一下上唇，视线投向窗外，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情。

他还不时地瞟一眼对面的女士。是个美人——这点他在餐车门口

就已一眼看出。但在其对面落座之后，还一次也没敢正视过。往年轻女子身上扫瞄本来就不是曾根二郎的拿手戏。

当那搅动刀叉的纤纤玉手和胸部线条绝佳的淡蓝色连衣裙闪进眼帘的时候，曾根觉得一股愉悦之感通遍全身。这就足够了。反正是白得的，他无意捞取更多的东西。

美人自然动人，窗外风景亦颇秀丽。列车驶出滨松站，在临近海滨的田园中风驰电掣。茶花已微微吐黄，萝卜田和刚刚返青的麦田交替闪入视野。他在九州乡下度过了五年时光。其间一次也未曾赴京。这东海道景致也多年未见了。

“再过一会儿，就能望到富士山啦！”

曾根二郎不禁脱口说道。实际上他也是落座之后心里便开始盼望见到久别的富士山的。

对面使叉的手停住了，但没有应声。那长有如同红贝壳那样光亮指甲的手指按住叉子，仿佛浑身力气一时全集中在那里。稍顷，又动了起来。

“酒，再来一瓶！”

曾根二郎回头命令服务员姑娘。

他不仅痛饮不止，饭菜也是一扫而光。快到静冈时，桌上已排出三只空瓶，接着，那胀红的手又端起咖啡送往嘴边。

曾根二郎欠起身来。虽然兴犹未尽，但出于节约，只好作罢。他抓起桌角胡椒瓶压着的账单，背囊上肩，朝收款台走去。付了三百日元。

酒精上头自是舒坦，付款之少也令人快意。他穿过三四节车厢，

找自己的座位，将背囊举到货架上。他不在时坐下的人于是起身让座。曾根二郎说：

“不必了，只管坐着好了。”

说着，把刚刚放上去的背囊又取回手里，再次折身往餐车那边走去。他断定刚才拿错了账单。三瓶酒加炸猪排，三百日元太便宜了！

曾根想若是拿错账单，对象不外乎自己对面的女士。想必是她吃了三百日元的東西，而付了差不多五百日元的款。她坐的可能是二等车，找也不至于太费事。

他背负背囊，大步穿过几节车厢。餐车里当然已不复见刚才那位女士。于是他径直走进特二车厢，左顾右盼，寻找佳人情影。

同三等车相比，这里的气氛要悠闲一些。没有一个人站着，都不约而同地背靠椅子，闭目合眼。在曾二郎眼里，二等车的人仿佛都已酒足饭饱，昏昏欲睡。

他跨进第二节特二车厢，行至中间，不由心中叫道：有了！抓到了！

无疑是她。她坐在路边椅子上——椅子是两张相对的，微微合着眼睛。曾根隐约觉得，只有这位女士尚未陷入饭后的瞌睡之中，而流露出沉思的神情。

“对不起……”他开口道。但对方眼皮没撩。

“请问……”

“啊?!”

女士愕然睁目，坐直身体。曾根心想，原来她吃惊时也是这般妩媚。

“刚才在餐车里实在抱歉，我想可能慌忙之间拿错了账单。”

“啊。”女士模棱两可。

“我喝三瓶酒吃一个炸猪排，才花三百日元。当时以为很便宜，但后来一想，才意识到可能同您弄错了账单。”

“啊，这……”女士依然不置可否。她有三十岁光景。不仅容貌漂亮，而且整个人都显得高雅脱俗。

“您用的好像是鸡蛋，另外还有什么……是牛排吧？”

“这……可以了。”

“可以怎么行！您付了多少？”

“这个……”对方声音低微。表情仿佛在说：既然我如此小声，请你也别再粗声大气好了。那双大大的黑眼睛显得有些湿润。曾根二郎盯盯地看着那对眼睛，一部分货架清晰地映在她那黑漆漆的小镜头里。

曾根二郎将仅次于生命一般贵重的背囊放在通道上。对方见状，说道：

“我知道账单拿错了。不过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差错，也就照付了。”她察觉对方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索性如实说了。

“我猜想是这样嘛，”曾根说，“付了多少？”

“好像四百二十日元。”

“难为您了。”

曾根从大衣口袋抓出一把散装的钞票和硬币，递过一百二十日元差额。

“我已说过可以了……对不起。”

“对不起的是我。是我弄错的嘛!”曾根发现女士对面的座位无人,问道:“这里空着?”他懒得再扛着背囊折回原来坐的后面车厢。

“空着。”

“那我换坐这里好了。”

不管怎样,毕竟是二等车舒服。况且距东京至多三个小时,补票也用钱不多。曾根把背囊搁在行李架上。站着从衣袋里掏出香烟,叼在嘴上。

好半天他才弓身落座。

“行李不带过来行吗?”女士问道。或许见曾根过于坦然自若,不由替他担心起来。

“那边什么也没有了。我只带这一个背囊。”曾根笑着回答,对方也同时“噗嗤”一声。

“奇怪不成?”

“哪里。不过……”女士再次轻轻笑出声来,旋即自觉失礼,“因为您总是如获至宝地不离那个旅行包。”这回朗然而笑,给人以直率之感。

曾根二郎苦笑道:

“您说如获至宝,也的确是至宝,真的!”

“哟!”

女士显得有点不解。但曾根再不往她那边看了。

云层之中,已经现出富士顶峰的一角。那白雪覆盖的部分山顶在隐约可见的蓝色天幕衬托下,如现眼前。较之对面的佳丽,还是富士山好看得多。稍顷,曾根发现椅子有调节按钮,便把身体向后仰去。

但他无法像别人那样进入梦乡，心里放不下行李架上的旅行背囊。

六点二十五分，列车进入东京站。曾根二郎终于从长达三十小时之久的火车中解放出来，站到了东京站的月台上。

身体到底疲惫了。背囊死死吃进肩膀。哪里都人头攒动。如此芸芸众生，每天在这里有何贵干？东来西往的电气列车永无休止地吞吐着人流。相隔不过几年，竟感到这东京城陡然增了许多人。

曾根穿过月台，走下阶梯，从出站口步入广场。这里同样水泄不通。除了人，还有川流不息的车辆。但是，曾根并未在阔别五载的这东京门户的纷纭景象面前自惭形秽。全然不存在足以使他们自卑的东西。在东京这等地方，人居然形同蚂蚁。对此他不由生出几分悲哀，仅此而已。

钻过地道，走上地面。曾根二郎仰面看了看丸之大厦，走进其大门口旁边那玻璃箱一般的饮食店中。

没有一个座位没人。呆立之间，进进出出的人中有几个撞在曾根的背囊上。他想，看这情形，很难占到座位。于是他对指定在这里会面的老友山田乔不由有几分气恼。

“喂，阿根！”突然有人用过去的称呼喊他。

“怎么搞的，早来了？”曾根转过脸来。

“瞧你这身怪样！”山田乔眼光落在曾根背后的大旅行包上，劈头一句，“简直就像去淘金的人！”

“当然是去淘金。这回就是来东京淘金的！”曾根二郎粗声瓮气。

“你小点声好不？”山田责备一句，“去那边，那边空出来了。”

山田游刃有余地顺着人缝钻过去，手到擒来地占据了临窗座位。